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二十二回 蓋世英飛鏢打燈火 徐文彪金槍挑銅鈴

陳鵬一心投靠蓋世英，結果呢？差點把命搭上。多虧奚金哥保了他，還答應要把花雲平、時長青逃走的事調查清楚。那麼，花雲平、時長青是被誰救出去的呢？原來是老俠金剛腿雷鳴雷震宇。老人家惦記兒子雷霆，來到藏軍山打探消息，正好碰見花雲平，就把他救了。他們又來到後樓，這時候蓋世英剛走，雷震宇跟兩位小姐一合計，把時長青也救走了。

老少三人回到公館，見了元帥，說明陳鵬假投降之事，大家都感謝老俠雷震宇。

周景龍說：「馬上要上山雙絕比武，叔叔，您也得幫忙。」

雷震宇說：「我既然來了，就賣賣老吧。」

第二天，鎮京副元帥張毅帶領人馬趕到，在鎮外三里地安營紮寨。周景龍對張毅說明馬上要上山雙絕比武。官兵隊伍，要隱蔽駐紮。

轉眼之間，到了約定日期。這一天早飯之後，張毅帶領的五萬人馬埋伏在藏軍山四週，周景龍帶領阮英等人，騎馬來到藏軍山下。金翅大鵬蓋世英親自下山迎接，來到鴛鴦岩虎頭峰下。這裡就像小校場一樣，有一塊平地。東西兩個蘆棚，裡邊起碼能坐二百多人。周景龍這幫人，被讓到西蘆棚，蓋世英這幫人在東蘆棚。蘆棚裡桌子上擺著茶壺茶碗，瓜果梨桃。金翅大鵬蓋世英在東蘆棚裡站起來，一招手：

「陳狀元，今天雙絕比武，咱們有言在先，不能反悔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字字鋼鐵，句句金玉，決無改變。」

「好！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，我們先下場。第一個誰下場？」

「我！」由打東蘆棚跳出一個人來，到前邊比武場上，一抱腕：「陳狀元，我是高山上新來的鎮街虎武豹。今天比武，我給開個場，不說有絕活，起碼得出點奇吧。我今天呢，光動動力氣。」

這工夫，兩個嘍兵扛一個石礮子「撲通」放在那兒了。武豹拿過松香口袋把手拍拍，伸手把這個石礮子就拿起來：「我今天當著大伙獻獻醜吧，給你們練練這個石礮子。」他把這個石礮子舉起來了。這小子練的不錯，上要插花蓋頂，下要古樹盤根，左耍鳳凰展翅，右耍巧女紉針。練完了「撲通」撂那兒了：

「哪位陪我這場？」

這可不是三斤五斤的東西，好幾百斤呢！一般人拿都拿不起來。周景龍說：「咱們誰能練這一手？」

「我來吧！」尉遲霄由打蘆棚裡出來了，說：「哎！你叫什麼名字來了？」

「鎮街虎武豹。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大宋朝中四平都尉，複姓尉遲單字名霄。」

武豹一看尉遲霄，身高如鐵塔，面賽黑鍋底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秤砣鼻子火盆嘴，那手指頭也像小樺槌似的。

尉遲霄到跟前，把松香口袋撿起來，也拍拍手。他一看石礮子的分量，自個一估量，我拿它也不能費事，來點絕的，我不用手拿，我用腳把它踢起來，他用腳一蹬，叭，就把石礮子給蹦起來了，悠——有一丈五尺多高，嘯，伸手就接住了。就這一招，全場震驚，「好啊！」響馬們也跟著叫好喝采，他們也忘了這是哪頭兒的事兒了。尉遲霄拿這個石礮子，一邊練著，一邊叨咕著：

「哎，這叫插花蓋頂，這叫古樹盤根，這叫張飛騙馬，這叫蘇秦背劍……這玩意兒不就是隨便在身上骨碌嗎？」叭叭叭叭，他拿著這玩意兒就像擀麵杖差不多，圍著身上是來回直轉。練完了，叭，扔在那兒了。

「哎！行了，是我比你高呢？還是你比我高呢？」

武術這東西人家行就是行，這裡頭不能摻假呀！都得公認，武豹急了：「尉遲霄，這不算真本事，要比真本事，你跟我上這兒來！」

武豹領著尉遲霄，來到虎頭峰旁邊，這裡有一塊臥牛石，看看那個頭兒，沒有一千斤，也有八百斤。武豹用手一指說：「這塊臥牛石，咱們把它舉起來。」

「怎麼個舉法啊？」

武豹說：「一拿離地，二拿平身，三拿過頂。正轉三週，倒轉三週。」

「那麼說，你得先舉呀！我看看再舉呀！」

「對，我要是能舉，你要是不能舉，你就得認輸。」

「那當然了，你要舉得起來，我舉不起來，我就認輸了。」

武豹來到臥牛石的跟前，用手一搬這臥牛石，哎，這小子也急了，渾身上下的骨頭節嘎叭嘎叭直響，一拿離地，二拿平身，三拿過頂，這一招可是真費勁的了。武豹把這石頭舉起來，手直哆嗦，連話都不能說，臉憋得通紅。正轉三圈，倒轉三圈，撲通，扔在那兒了。

「來，你舉吧！」

「好，我來舉。我看看這玩意有多沉。」他來到臥牛石跟前，用手先推一下，「有門兒！」

武豹說：「怎麼著？快舉呀！」

「別著急呀！好飯不怕晚。你剛才怎麼舉的？」

「你不是看見了嗎？一拿離地，二拿平身，三拿過頂，正轉三圈，反轉三圈。」

「這回我一拿過頂怎麼樣？別再三拿過頂了，那太費事了，你正轉三圈，反轉三圈，我正轉六圈，反轉六圈，看能不能超過你一倍呀？」

「哎呀，小子，你別說大話！」

「我舉不了，我認輸啊！你看著哇！」

尉遲霄雙臂一叫力，抓著這個臥牛石，「起！」一下子就過了頂了。轟隆，就起來了，全場雙方齊聲喝采：「好啊！」武豹這個臉啊，臊得就像紫茄包子似的。「尉遲霄，你如果真有力量，你能夠單手托它走幾步嗎？」

「一個手托著啊，行啊！咱試試看吧。」

尉遲霄一運氣功，把渾身的力氣全用到右臂膀上了。「哎——起！」這臥牛石啊，就衝著武豹下去了。武豹一閃身，石頭就落地了。「小子，你服不服？」武豹沒話了。

蓋世英說：「武豹，閃到後面！陳狀元，剛才這第一陣，算你們贏了，我們輸了。你們確實有高人，這位力大無窮，我們十分佩服。這回我金翅大鵬蓋世英親自下場。」

說罷脫去大氅，手拿護手雙鉤，把腰中大帶燈籠穗往腰裡一掖，走出了蘆棚。蓋世英吩咐嘍兵在南邊擺了一排桌子，一張桌子上放一盞蠟燈。十盞蠟燈全點著了。蓋世英拿出十支鋼鏢說：

「『小八義』的眾位弟兄，我這點兒武藝不敢說絕技，就是當著大伙的面獻獻醜吧！既然是提出來雙絕比武，逼著我也就得下場了，請大家賞光。」

蓋世英由東向西一邊走一邊打，叭叭叭叭，十支鏢出去了，把十個燈花打落在地，燈火給打滅了，蠟燈不倒，這叫飛鏢取火。蓋世英把燈火打完了，站在當中，衝著狀元一抱腕：

「眾位英雄們，我知道你們都受名人傳授，高人指教，今天我這個題目叫『飛鏢取火』。但是我練得不好，請你們包涵。這場誰來陪我？」

周景龍心想，夜入公館，飛鏢寄柬打滅燈火的一定是他了。

阮英說：「大寨主不愧是武林高手，我們佩服。大寨主請坐吧。」

金翅大鵬蓋世英就入了座。

阮英說：「咱們兄弟們陪蓋世英這場？」

四爺徐文彪站起來：「兄弟，我陪他這場。」徐文彪出了蘆棚，占到比武場當間，一抱腕，衝著蓋世英他們說：

「大寨主，陪你這場，我這個題目叫『金槍摘鈴』。準備兩個鈴鐺，係兩繩，套到一個人的耳朵上，我用我的槍尖把繩給挑斷，鈴鐺掉地，不許碰到人身上一點兒。若是碰破了，碰傷了，我就算白練。」

這個題目也挺驚人的，蓋世英一聽，這小伙倒沒見過，二十掛零，穿白戴素，細腰乍背雙肩抱攏。

「請問英雄貴姓大名？」

「東京汴梁的四品都尉，人送外號金槍將，我叫徐文彪。」

「好，請英雄下場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來呀！唐三將軍，你給我當個活靶子吧！」

唐鐵牛大搖大擺來到中間，說：「老四啊，這鈴鐺掛哪兒呀？」

徐文彪說：「就掛到你的耳朵上。」

「掛耳朵上？老四，你可準點兒，萬一你緊張，咔嚓一下，這槍往裡一滑，把耳垂兒給挑去半拉兒，或者是把腮幫子給豁開了，那就糟了，本來三哥我長得就難看，這將來還能說上媳婦嗎？」

「三哥你就放心吧！」

「行啊！你約摸不行，就得往外邊滑，可別往裡邊滑呀，聽見沒有？」

徐文彪說：「三哥，你就站住吧。」

唐鐵牛耳朵上一邊掛一個鈴鐺，說：「老四，來吧！我站好了。」

徐文彪拿過金槍，他大槍一甩：「眾位，上眼！」叭叭，噹啞！噹啞！唐鐵牛嚇得把眼一閉半天沒敢看哪。掉下去了吧？這才把眼睛睜開。這幫賊呀，全看傻眼了，「哎喲，好槍法！這槍太准了。『金槍摘鈴』，高啊！好啊！」

蓋世英點了點頭，心想：光說跟人家鬥啊，咱們這幫人在一塊兒沒事議論人家，人家有能耐就是有能耐，確實是高啊。金翅大鵬帶頭鼓掌：「好！這場啊，怎麼說呢……」

阮英說：「這場啊，公正點兒說算拉平。你們的『飛鏢取火』不簡單，不過也不能說比我們高。我們的『金槍摘鈴』是拿人作靶子，也不算筆比你們差吧？」

但金翅大鵬心裡有數，沒有再說什麼。

周景龍說：「大寨主，下場還換什麼項目呢？」

還沒等蓋世英發話，這幫響馬都過來了低聲說：

「大哥，別跟他們比了，乾脆收拾他們得了。他們狀元是文官，先把他抓起來！」

蓋世英說：「我們不能無禮，該比就得比，我們說話要算數，誰有本事誰出場獻藝比武。」